

春江风雨

CHUN JIANG FENG YU

王英先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封面设计：韩 琳

春 江 风 雨

王英先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8.5印张 2插页 163千字
1990年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5,000册 定价3.90元

第一章

一九八四年数九寒天的一个早晨。夜里下了一场雪，北京城银装玉镶般地被妆扮得分外素洁。

金部长站在窗前，远眺着逶迤起伏的西山，然后又把眼光移到近前，俯瞰着这座城市。笔直的街道，错落的房舍，比往日显得更加妩媚更加亲切。不知北京人是繁忙还是悠闲，即使在这样的雪天，街道上的行人也一点不比往日少些，反而因有雪的衬托，那日渐时新的衣着使天地变得妖娆起来，透出一股不可抑止的活力。他久久地凝视着这样生动的生活图景，脑海中翻腾的却是另一种即将开始的新的热潮。

三天以前，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水电部的几位领导，听取了他们关于今后电力工作的安排汇报。会上，中央领导说：当前电力紧张，严重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。指示他们要快上，把我国电力搞上去，把我国的大江大河尽快尽多地开发利用起来。而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进行改革，要招标，实行承包制。最后强调说：“在我们这个国家，不进行改革是没有出路的。”从中南海回来以后，部党组把谈话记录发到下属

单位，要求他们认真领会，部党组成员又用了三天的时间研究中央精神。从今天开始，就要研究改革的实施方案了。他意识到这问题的复杂。先上哪项工程，再考虑由谁去主持领导这项工程，这里面会有许多争论，至于怎么推进改革，这更是谁也没搞过的事，只能象中央领导说的那样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尽管他从二十七岁起就当副部长了，尽管他精通业务，对水利水电的建设和管理都非常熟悉，面临新的形势，他仍感到有很大压力。

开会的人陆陆续续到齐了。除了部长和三个副部长之外，还有其他部党组成员。金部长环视了一下每位同志过于严肃的面孔，想把紧张的气氛轻松下来，便笑呵呵地说：“怎么样，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，是不是？”在座的不少人笑了，然后他又说：“我知道大家心里都不轻松，这是好事嘛！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脾气，就怕没事干，就怕不紧张。现在中央把我们电力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，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大家的情绪立即缓和下来，脸上都有了笑纹。

“那么我们就从头议起，先就上什么工程来发表自己意见。”金部长轻松巧妙地把会议引入议题。

首先发言的是赵太。他是分管水电的常务副部长。听了中央指示以后，金部长就向他打了招呼，责成他拿出初步意见来，以供大家研究。他声音洪亮而且显得胸有成竹地说：

“上个大的好不好？”

所有的人都把眼睛转向了他。他见他已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，便把拇指跷起来，说：“春江水电站，怎么样！”

听他说出春江水电站，几个副部长和两个顾问立即显出惊讶的神色，面面相觑之后便沉默起来，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金部长。

“春江”这个名字，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不陌生的。这个工程早已是水电部的在建项目，设计和施工方案也已搞出，只是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光抓了革命，没促了生产，这张宏伟蓝图才没变成现实。今天见赵太又把它端上桌面，感到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。这项工程原设计坝高二百米，装机三百万千瓦，总投资五十亿，工期需十几年。这自然是个大项目，若建成投产，对缓解我国电力紧张状况，无疑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但是它耗资巨大，却是目前经济状况难以承受的，而且工期长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
这就是大家一时难以表态的原因。

金部长见会议僵在这里，便启发说：“大家既然不好发言，不妨把疑虑提出来，广泛地议论一下，或是提另外的方案，也好对比研究，这是一次难得的会，也是一个关键的会，误了这个机会，即使是最佳建议也会因此而遗憾终生，当然更主要的是国家的利益……”

会场活跃了。纷纷提出几个别的项目，但权衡比较之后，都没有“春江”效益大。最后意见自然就集中到如何缩短“春江”工期，节缩投资金额的问题上来。

金部长见意见趋于一致，便不失时机地说：“对‘春江’，我和大家一样，心里也不是很有底，投资庞大，工期漫长，弄不好就是个‘胡子工程’。但是世上没有‘又要马儿跑，又要

马儿不吃草’的好事，我看就考虑上它吧！中央明确指示我们，要改革，要搞承包搞招标，这是我们的出路。我们可以把缩短工期、减少投资两个难题，通过招标来解决。哪家少用钱少用时间，就给哪家。让他们竞争嘛，比我们在这儿空发议论实际得多。如果能用三、四十亿，花七、八年时间把它拿下来，我看就可以。”他朝赵太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个工程的准备工作你负责办理，如果大家没意见，就这样定了。”

金部长说完，大家都说：“同意金部长的意见。”“我也双手拥护。”赵太见自己的提议被采纳了，心里也十分高兴。要不是中央领导同志对改革已作了精辟的论述，他很可能要在这种场合高谈阔论一番。他站了起来，用微笑的眼神看了一圈在座的同志，颇为谦和地说：“既然金部长和大家这样信任我，本人只好从命啰。不过”他把眼珠转了转，话也转了弯儿，“关于上‘春江’这事，我给水利水电总公司谈一下，听听他们的意见。如果他们有更好的方案，这个‘春江’也不是不可改变的。”他把话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，似乎让人们领略到他的谦逊和大度。然后又慢条斯理地把话引到别处：“关于由谁来招标，也就是谁到那里当一把手的问题……我看基建司司长李建章同志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了。金部长，你看……”

赵太一说出李建章来，本来已平静的会场又纷乱起来。几天来，有的也曾考虑过上这个项目的人选，但很少有人想到他；有的还没考虑到具体人选的，更觉得突然。

李建章是解放初期荆江分洪时参加水利工作的，那时候没有大型工程，但却在两个小型工程上蹲过点，一九五八年

调到水电部机关工作，由处长提拔到司长。工作虽说也做了一些，但毕竟是建树平平。这就难免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金部长对李建章的思想作风、工作能力是比别人了解的多一些的，也认为他去主持这项大工程是没有足够把握的。他要找一个有开拓精神，有实践经验的人到“春江”去。他想水利水电总公司刘方是比较合适的，他在长江、黄河上做过几个大型工程，又是副部级干部，但他离不开。还有一个叫江峡的同志，他长期生活在工地上，又主持过龙口电站的建设工作。经验丰富，又有工作能力，但他得了癌症。金部长眼下无人可选。他见李建章难孚众望，就说：“既然大家意见集中不起来，我们就不事先划框框硬定。这个工程很大，一定要选十分合适的人才行，不可疏忽大意。可以再广泛地选择一下。”

赵太见金部长快要封口了，便顾不得斯文，双手摊开，耸动肩膀，轻轻摇着头说：

“广泛选择，难哉！部里、水电总公司、各工程局，我都考虑过，除李建章外，别无合适人选了。还是希望部党组定下来。”

这时有的同志提出：“如果现在就定下李建章，那将来要是别的人中标，李建章怎么实施领导呢？”

也有的把底细说穿：“这样事先定人选，不就等于别人参加招标已没实际意义了嘛！”

金部长见双方意见这样对立，就选择了一种双方都可接受而且是比较稳妥的办法，说：“我看这样吧！定李建章，确

实如大家所说，不大符合招标原则。但招标工作也需有人牵头，让他召集专家们，对‘春江’的投标进行研究。他本人也可以参加投标。如果他能中了标，主持这项工作，便名正言顺可以服人了。招标是发现人才的好方法，是不是？”

赵太见事已至此，也只好勉强点了头。这当然使他不太愉快，但转而又想，李建章牵头组织招标，本身就是树立威望的机会，同时可以利用这段工作，广泛接触专家，听取意见，对他能否中标，无疑是无比优越的。这样一想，便又转忧为喜，认为即使在这个会议上没确定下他的位置，但‘春江’第一把手也是非他莫属了。

“好，就这样吧，不要因为人选影响工作。赵太同志会后到刘方同志那里，把今天的情况和他谈谈，进一步再听听他的意见。”金部长这样做了总结。

赵太把秘书陈月娥叫来，说：“把春江水电站的设计文件全部拿来。”

陈月娥二十四岁，是位才貌出众的大学生，在学校上学时就入了党，工作做的细致、认真。但对秘书工作不太安心，曾向赵太表示过愿到基层做些实际工作，但这里也需要她，她只好服从了工作安排。她从铁皮保险柜里把设计文件拿出来递给赵太。赵太又说：“要车，到‘水总’去。”

陈月娥打完电话，跟着赵太下了楼，进了轿车。陈月娥抱着文件坐在前边，身穿红色羽绒服，头戴绿色毛线帽，一副英气勃勃的神情。赵太穿着藏青呢大衣，坐在后座上。汽

车在大街上不太快地行驶着。天气很冷，刮着六级大风，车轮下响着嚓嚓啦啦的雪粒声。赵太筒着双手，脑袋缩在竖起的大衣领里，静静地靠在后座上，看上去象在打盹，实际上脑子里活动得很激烈。他推想他和“水总”一把手刘方将会有一场“战争”。对部里上“春江”，刘方不会有什么异议。在水电技术和资料方面，“水总”比部里都更“权威”，他会认为“春江”是唯一可行的方案。但对未来的“春江”一把手，刘方肯定不会同意赵太的意见，而且很可能把江峡抬出来。江峡和刘方共同搞过几个工程，从黄河到长江他们一直合作得很好，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又建立起很深的感情。但是，为了让事情的发展不违背自己的意愿，赵太不仅不能回避这场争执，而且必须主动出击，不然，以后一切事情将更加被动。万一他能说服刘方或者说能压制住刘方，迫使他同意让李建章出任“春江”，那么在招标上，刘方就会在资料和技术咨询上给李建章以支持，使李建章取得投标的技术优势。这一步工作虽然很难做，但赵太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了。

皇冠车很快驶进了水总大院，赵太和陈月娥一起从车室出来，登上二楼，来到了刘方的办公室。刘方穿一身蓝色棉服，粗黑的头发，方正的脸庞，显得十分精神。他见赵太、陈月娥走了进来，连忙迎了上去，笑着说：

“哟，老赵！请坐，快请坐！小陈，你坐在沙发上，那边暖和。”

公务员很快为他们每人倒了一杯茶。刘方见陈月娥怀里抱着四、五个大牛皮纸袋，惊讶地说：

“好家伙，带了这么多文件！上哪个项目啊？”

赵太脱下大衣，踌躇满志地捋了几把一丝不乱的头发，在刘方对面坐下，笑着说：“大的。”

“开店的不怕大肚汉，上的越大越多越好。现在，不少工程局在吃窝工费！”刘方高兴极了。

赵太手捧茶杯，把上午会议的精神概括地谈了一下，然后十分自然地讲到了上“春江”的问题。他说：

“春江水电站的设计，‘文化大革命’没开始前就基本完成了，国家计委也同意上这个项目，这是你知道的，目前，水电建设也要改革。第一，要搞招标；第二，要施行承包制……”

他滔滔不绝地讲着。刘方叼着雪茄全神贯注地听了一阵，问：

“什么时候招标啊？有六个工程局可以参加夺标。”

赵太说：“文件先发给六个工程局，让他们先研究，四月份可以进行招标，”他的眼睛盯住刘方，试探地问：“这大、这么高的工程，我们从来没做过，你看谁来挂帅合适？一定得派一个精明强悍的经理，你说对不对？不过，部党组已经考虑了个意见，让李建章同志也参加夺标。他若能中标就让他唱这个角色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同志你自然十分了解罗，哈哈！”

“不！”刘方果断地说：“我认为江峡同志去最合适。他和他爱人都是大学生，搞过四个大型工程。这个人有魄力，有能力，有见解，不守旧，有开拓精神，而且身体强壮。”

“我的同志，他年龄大啦！”赵太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中央不

是正提倡选拔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嘛！”

刘方也故意哈哈大笑：“李建章比江峡小不了两岁，但论起施工经验来就比江峡差远罗！这大的工程，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掌握，行吗？我看先不管谁中标，也应让江峡去带一段时间，这样做好处多。”

“同志！事情并不象你说的那么简单。好啦，这个问题咱们就别争了，部党组已经基本定了，我只是给你打个招呼。”

“赵部长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不同意李建章去。”刘方偏着头，固执地，“我的意见是，招标部里不能指定人。谁的标底低，就让谁到那里主持，否则的话，还叫什么招标呢？请你转告部党组吧。”

赵太在使用干部这个问题上，向来跳不出自己的小圈子，他有自己的标准，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和劝告。见刘方坚持要江峡去，他十分恼火地站起来，说：“小陈，把文件留下！你们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先研究出一个意见来，抽时间我来听汇报。就这样，我走了。”说完，披上呢大衣，和陈月娥一起出了门。

望着赵太悻悻而去的背影，刘方更是憋了一肚子火，心里说：“改革时期，你赵太仍然是那种家长式作风！以水电上的权威自居。自己已经划了圈圈定了调子，还征求什么意见？！这不是形式主义吗？”他毛焦火辣地抽了一阵烟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索性披上呢大衣，要了一辆小车，找江峡去了。

江峡住在西交民巷的一个大院落里，是他岳父的私宅。时过晌午，江峡和老伴林娜正在院内舞太极剑。两人都没穿棉衣，只穿单薄的毛衣和制服。两口子翩翩起舞，动作矫健，手脚灵活，满面泛着红光。刘方见了，哈哈大笑，说：

“嗨，真象一对十七八岁的小两口！”

“呀！是老刘！”江峡一手抱剑，一把抓住刘方的手，“什么风把你吹来啦？”

刘方诙谐地说：“北风呗！”

林娜也收起了剑，笑着说：“我们在泡病号哩，快，屋里坐！”

刘方跟着林娜走进会客室，只见地板墙围也显得陈旧，屋里没有暖气设备，靠墙有一个大火炉，上面坐了一壶水。江峡笑着说：

“别脱大衣，挨火炉坐下吧。我这屋里只有摄氏15度。”

林娜忙着沏了壶茶，在刘方、江峡面前各倒了一杯，说：

“吃饭时间到了，就别走了，在这里吃涮羊肉，我来动手。”

“好哇。”刘方毫不客气地答应了。他从江峡手里接过一支香烟，点燃，不停地环顾室内。室内，除了两个盛满书籍的书架外，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。他问：“两位老人呢？”

林娜说：“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了，不到下午一点是不会回来的。”

“天石快回国探亲了吧？”

天石是江峡、林娜的儿子。一九五三年林娜临盆生产那

天夜里，一颗流星划过夜空，把天地间照得白昼一般，林娜的孩子跟着哇哇生了下来。合家高兴极了，当下给孩子起名叫“天石”。江峡、刘方都是解放前在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的。大军南下时，江峡到了江汉军区。后来到一个区里担任区委书记，搞过一段土改工作。那时刘方也在那里工作，他俩可以说是老战友了。林娜是抗美援朝回来，结识了江峡，一九五二年结婚，不久就到水电战线工作了。林娜比江峡小两岁。两口子恩爱和睦，非常疼爱孩子。当刘方提及天石时，江峡笑着说：

“别看我这位夫人是革命军人，脑瓜里可还有点迷信哩。生孩子那夜从天上掉下了块石头，她硬说是一种吉兆，坚持要给孩子起名天石。”

“当时你也没有反对嘛！”林娜笑着，“天石已经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，春节回来探亲，明年就该学成归国了。可惜他学的不是水电工程学。”

“天石三十岁，还没有对象，老刘帮助找一个吧！”

刘方笑着说：“可以。”他喝了口茶，望着江峡，说：

“哎，出山搞个工程怎么样？我国目前最大的水电站。”

“你说的是春江水电站？”

“嗯，脑子真管用，一下就猜准了！这个工程要进行投标，你来参加夺标好不好？”

一旁的林娜插话说：“老啦！”

“什么老啦？脸上没皱纹，头顶没白发，身体象钢浇铁铸，哪谈得上老？”刘方冷冷一笑，说：“赵太想让李建章去。

我看他夸夸其谈，不尚实干，去当那里的一把手？他胜任不了。明说吧，我坚决反对！”

林娜说：“老刘，谢谢你的关心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老江是个被遗忘的人。他不知得罪了哪位尊神。党校结业后，他给部里写了一份报告，要求回原岗位工作，赵副部长却批了一句话，要他安心在京休养。事隔一年，他又写了一份报告，请求分配工作，赵副部长又批了一句话，说根据他的身体状况不宜再到工地工作了。我们老江壮得象头牛，怎么不宜工作呢？说穿了，人家无非想把他晒起来，凉起来，泡起来。其实，我们不过是希望趁身体强壮，多为党作点贡献，闲起来觉得心中有愧，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啊。”

刘方向江峡：“金部长、赵副部长过去对你印象不是很好吗？‘文革’前还要提拔你当副部长呢，现在，关系怎么这样紧张？”

林娜说：“赵太过去对老江印象确实很好。记得他做胃切除手术，还是赵副部长帮忙联系的医院。可是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来过。我和江峡一起去看他，他明明在家，就是不见。后来，我们又和金部长通了一次电话，他说关于老江的工作，还要和赵太谈一下，然后再告诉老江。但至今杳无音信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唉，这样也好，咱们落得个清闲。老刘，你就别再为我们的事到处折腾了。”

刘方皱着眉头沉思了一阵，问：“你贴过赵太的大字报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江峡说，“怎么，你听说我贴过他的大字报？”

“这就奇怪了。那你顶撞过他？这个人老子天下第一，总认为在水电上他是权威，听不进反面意见。”

江峡想了一下说：“意见分歧还是有过几次的。‘文革’前，我主持‘龙口’时，他主张机组全部进洞，我坚决反对。他说，大三线工程就要考虑安全，龙口要建成一座炸不垮的水电站。我说，大坝垮了，还是发不了电，我们要尊重科学，不能凭主观意志一厢情愿。为这事我们闹得不可开交。还有就是‘文革’后，我从党校出来，他让我参加一个工程的设计讨论会议。我说这个工程虽然安全系数大，但经济效益不大，工程量也过大。但他当着众人说：‘宁要多花些钱，也不能使大坝出大问题，出了问题我要负责的。’我仍坚持自己的意见。他说：‘看来你并不内行。全国大型水电站工程都是我拍板的，没一个出问题的。江峡同志，今后你再不要参加设计讨论了！’当时把我搞得下不了台啊！”江峡说着大笑起来。停了一会，他又认真地说：“先不考虑我。刘方同志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人，怎么样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龙口工程局副局长朱立业。他不是很有发展前途吗？”

刘方听了，心里一动。他喝口茶，腰板一挺，说：“嗯，是块好料。好，三十一岁，搞过两个工程，人很聪明，有见解，有魄力，我出国考察的时候，他给我当过翻译。英文、日文说得非常好。在国外，他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。不错，我尽力把他推荐到春江第一线去，他会提出新方案干出新成绩来的！我们的眼睛习惯于望着上面，而忽略了下边的

中青年干部，这些人里大有人材。”

江峡说：“按照中央精神办吧，有知识，还要有实践经验，不单靠文凭来使用干部。总工程师李净，党委副书记吴人洁，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，在施工上经验丰富，年龄不到五十岁，他们都是可考虑的对象。”他见林娜把燃着的火锅从厨房里端了出来，“来，开始涮吧。林娜，拿瓶北京大曲。”

林娜把火锅放在桌上，又端出四盘切好的鲜羊肉，四袋佐料，细粉条，嫩白菜心，芝麻小烧饼，放在几个盘子里。江峡打开酒瓶，在每个人面前倒了一杯，说：

“来，喝，天气冷多喝几杯，今天最低温度是零下十八度。”

三人痛快地干了一杯。林娜在小碗里放上佐料，边涮羊肉边说：

“这是从自选市场买的，副食店的羊肉首先满足回民，汉民很难买到。”

三杯酒之后，江峡的脸色通红发亮。林娜留着短发，虽然是五十几的人，却还是圆脸大眼睛，眉如新月，皮肉细嫩。喝了两杯酒，脸上、嘴唇都象抹了胭脂，红润润的。这时话也多了起来，她望着刘方说：“你一来，我心里就咚咚跳。你是个大忙人，今天又不是星期天，见你这夜猫子进宅，我就猜定会有什么事。果然让我猜对了。”

刘方仰起头大笑起来，他说：“我不是夜猫子，主凶；我是喜鹊，报喜的。”

林娜说：“我说什么也不同意江峡去。他这个人工作起来

不讲情面，天王老子也敢顶。得罪了赵副部长，我担心他会吃大亏。”

刘方说：“我总认为，江峡出山，大干一番事业，总比关在北京好。我和江峡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还能再干几年呢？江峡，下决心干吧，我给你打气加油！来，我敬你一杯！”

江峡端起杯子，和刘方一饮而尽。江峡说：“这样好不好，视形势而定。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不使用我，这叫我心中无数。看清楚了我会去工地的。唉，在北京闷得慌，拿国家工资，不工作，心里不是滋味啊！好，我可以初步答应。林娜的工作我来做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了停后才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不管我去不去，希望你们能给‘春江’配个总机械师。这对现代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刘方站起来说：“好吧，我一定配一个好的。”走了几步，又说：“关键是下一步招标，有热闹看的，你该心里有个数才好。”

江峡、林娜送走了刘方，林娜抱怨说：

“刘方能做主吗？既然赵太看中了李建章，还能改得了？说心里话，你出去工作，我真有点不放心。你跟别人不同。赵太权很大，金部长也让他三分，特别是去水电战线，他说了是算数的。”

江峡双拳紧攥，站在院内，说：“只要是招标，他阻挡不住我。好啦，我们抓紧时间研究设计。”

赵太从“水总”回来，气还没平息下去，就把李建章叫到